



## 握住每一個匆匆

· 小思 ·

又有一個朋友要離開香港了。近這幾年，彷彿半個香港的人都要搬走似的。最初，只是普普通通的朋友要走，也會難過上好一些日子。如果走的是老友，那除了每人帶着眼淚去浸機場碼頭外，還有離前離後的依依之情，真有點兒「肝腸寸斷」的滋味。可是，要送走的人愈來愈多，甚至，有時一個月內要送別兩三趟，當送第一個人的離愁正濃時，第二個又跑來說他也要走了，你說，那裏有那麼多腸可斷？重重疊疊的離愁使人吃不消，但慢慢下來，感情就像「彈性疲勞」一般，麻木了。就是麻木不來，也裝做洒脱，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說：「哦！世界頂小，交通又方便，要見面嘛？飛機呼的一飛，幾個鐘頭後，又可紮在一堆，東拉西扯了，幹嗎要婆婆媽媽的眼淚鼻涕糊得滿臉？就當送人過九龍好啦！」

話雖如此說，可是，畢竟瀟灑不來。因為這羣離人，都會和自己熟悉。我們握手言歡、生氣爭吵、共同的憂過樂過。其實，我深深相信「緣份」這回事。人與人之間，能碰上了，就是「緣份」，無論是喜是憎，都全在這「一碰」，侵入了彼此的生命軌迹，過後，算是最善忘的、最無情的人，也無法切實把這道相碰痕迹，從自己的生命史中抹去。這羣人並不真的只過了九龍，一別十年，竟是個等閒數字，又何況誰能預料自己一定保

得住重敘的權利？

這個快要離去的朋友是個教師，當她要走的消息傳出不久，便有學生慘慘的對我說：「噢！她真的走了？不知怎的，直到最近，竟愈來愈覺得她可愛。唉！真後悔從前上課常惹她生氣！」對了，應該是後悔的。人總在過後，便「早知」這，「早知」那的後悔不休。殊不知機緣一過去，人的生命一過去，怎也找不回來。喪失了那一閃，就是喪失了，算有多少補贖，都不見得恰當。我會喪失過、也會後悔過，所以，我知道那種痛，也學乖了！

我學會了緊緊的把握「當下」——目前的人、目前的事、目前的情、目前的物。切切實實的對「目前」的每一個人，做好每一件事。也許，我還未做得夠妥貼，會為遺漏了而後悔，但，畢竟後悔總比以前少。

宇宙、人生是永恆的奔波。人各在自己的軌道上忙走着，我們不能苛求永久的聚合，但卻應珍惜着每一份交互光輝的機緣。好好關懷了解目前的人、做自己應作的事。

我最怕「匆匆」，可是，人生本來就由盈千累萬的「匆匆」組成，既然無可逃避，就只好緊緊把握住每個「匆匆」。這是一種積極的做法，想來必比「人家未走時，把人罵得一塌胡塗。人家走了，才心肝寶貝的喊一聲」強。

人生動如參與商！  
我們會遇過，會樂過，就是幸福！